

# 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

李勇先

王會豪

周

斌等

點校

## 乙編

六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

六

李勇先 王會豪 周 斌等 點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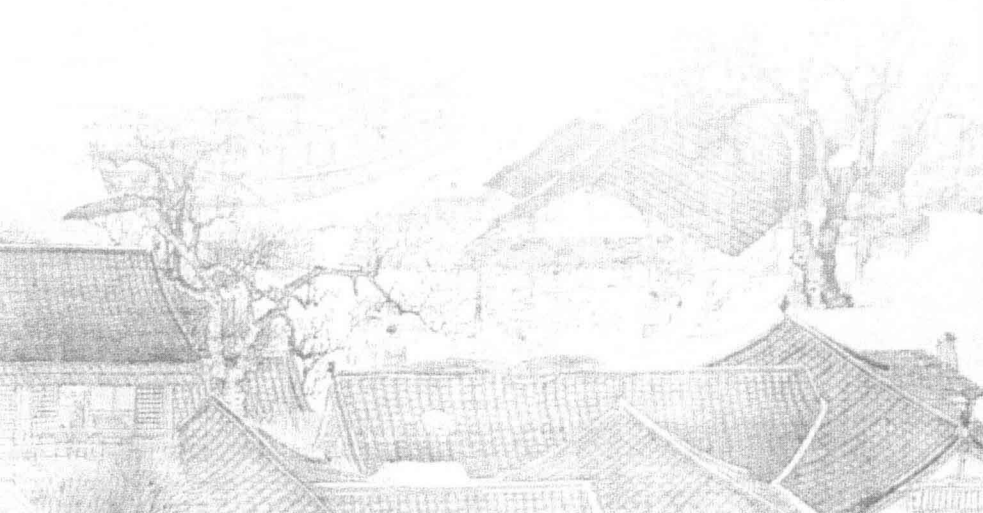
乙編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

# 至正金陵新志卷十

## 兵防志

兵者，聖人所以討強暴，平亂世，夷險阻，救危殆，恒不得已而用之。觀其本，起於陰陽之相勝，善暴之相形，而濟之以凶器。故善用兵者，必審天時、察地利、順民心，三者皆得，則可以戰敵，而亦聖人所慎。吳晉六朝建都江左，天下望爲正統。文物殷富，寶器在焉。然其分裂之際，毒民於兵。其備禦大要，在於據江防淮，治城浚隍，以逸待勞，攻不足而守有餘。至其道窮數極，中國舉之若摧枯振槁。故曰堅革利兵，不足以爲勝；高城深池，不足以爲固；嚴令繁刑，不足以爲威。由其道則興，不由其道則廢。宋自高宗南渡，以建康爲陪都，總以重臣，宿兵峙糧常數十萬。及天兵下襄樊，沿江諸將或降或遁，不數月而宗社爲墟〔一〕，曩之治險畜兵，其勝安在？今天下一統，城郭溝池悉廢爲畊藝，而中土之兵分翼鎮守，裝出其

家，米鹽仰給縣官，統屬器械各有名籍，不著。著其設置、巡防大較，作《兵防志》。前代沿革自形勢至戰艦皆據舊志纂述〔二〕，以備參考。

## 形勢

諸葛亮曰：「鍾阜龍盤，石城虎踞，真帝王之宅！」李綱曰：「天下形勝，關中爲上，建康次之。宜以長安爲西都，建康爲東都。」衛膚敏曰：「建康實古帝都，外連江淮，內控湖海，爲東南要會之地。」劉珏曰：「金陵天險，前據大江，可以固守。」張浚曰：「東南形勢，莫重於建康，實爲中興根本。」陳亮曰：「舊日，臺城在鍾阜之側，據高臨下。東環平岡以爲安，西城石頭以爲重，帶玄武湖以爲險，擁秦淮青溪以爲阻，是以王氣可乘，而運動如意。」江默曰：「自淮而東，以楚、泗、廣陵爲之表，則京口、秣陵得以蔽遮。自淮而西，以壽、廬、歷陽爲之表，則建康、姑孰得以襟帶。表裏之形合，則東南之守不孤，其來尚矣。」餘見江防。

## 攻 守

張敦頤曰：晉蔡謨曰：「時有否泰，道有屈伸。暴逆之寇，雖終滅亡，方其強盛，皆當詘而避之，要終歸於大濟而已。爲今之計，莫若養威以俟時。」王羲之曰：「以區區江左營綜如此，天下寒心久矣！中興之業，政以道勝寬和爲本，力爭武功，非所當作。」二人者，能言之而不得行之。行之而足以安江南者，孫權一人耳。陸瑁嘗勸權曰：「九域盤亘之時，率須深根固本，愛力惜費。」陸遜嘗勸權曰：「施德緩刑，寬賦息調。」權報之曰：「發調者，蓋謂天下未定，事以衆濟。若徒守江東，修崇寬政，兵自足用，何以多爲？顧坐自守可陋耳。」以此知權之志，未嘗不在於天下。然以傳考之，亦未嘗肯求逞於中原。曹公來侵，則破之、拒之而已。治艦立塢，築堤遏湖，作塗塘，明烽燧，始終所以備魏者至矣。及移牋於曹公曰：「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」則權固未嘗得志也。嘉禾中，因蜀寇魏，一攻淮南，聞明帝東行，遽則歛避。諸將之攻樊城，司馬懿救之，亦引軍亟退。自後觀之，謂之怯可也，而權不

以爲耻。豈非天下之勢，既未有可投之隙，與其力爭而取敗，不若退守而待時也耶！史稱權繼父兄之業，有臣以爲腹心、股肱、爪牙，兵不妄動，故戰少敗而江南安，此權之所以爲治也。及嗣主立，諸葛恪爲政，首侵邊以怒敵。東興之戰幸捷，顧不能持勝。復違衆大舉，一敗塗地，恪既喪軀，而孫氏之業因以衰焉。則權之兵不妄動，利害果何如也！其後孫皓用諸將計，數侵盜晉鄙。陸抗曰：「苟無其時，雖復大聖，亦宜養威自保，不可輕動。今不務力農富國，審官任能，明黜陟，慎刑罰，訓諸司以德，拊百姓以仁，而聽諸將徇名，窮兵黷武，動費萬計，士卒凋弊，寇不爲衰，而我已大病矣！夫爭帝王之資，而昧十百之利〔三〕，此人臣之姦便，非國家之良策也！」抗之言，兼有陸瑁、陸遜、蔡謨、王羲之之論〔四〕，而皓不知用，此其所以亡也。東晉自庾亮經營征伐，皆不能有成。謝安父子乘苻堅傾敗之餘，圖之如恐不及。至於渡河入鄴，訖無尺寸之得。宋文自恃富強，加兵元魏，檀道濟再行無功，諸將以敗繼敗，而邊塵遂至瓜步〔五〕。梁武遭魏世之亂，陳慶之以數千兵入洛，而嵩高之襲幾至殲盡。及貪河南之地，納叛將，棄睦鄰，而身國顛覆。陳宣帝闢土宇於北齊，旋失淮泗於後周。雖以桓溫、劉裕非常之才，度越歷代諸將，而

溫伐苻健、慕容暉，皆幾成而敗；裕平南燕，滅姚秦，亦既得而失，則六朝用兵攻伐之策可見矣！古今論守國事宜，范蠡最高，陸抗所言次之，餘非確論也。

## 江防

吳聿曰：「江出岷山，自湖口合流而下，奔放蕩潏，吐吞日月。山或磯之，則其勢悍怒，觸舞大編，兀若轉梗。至其廣處，曠數百里，斷岸相望，僅指一髮。而舳艫上下，中流遇風，則四顧茫然，亡所隱避。自金陵抵白沙，其尤者爲樂官山、李家漾，至急流、濁港口凡十有八處，稱號老風波而玩險阻者，至是鮮不袖手。」

《吳志》曰：「魏文帝有渡江之志，望江水盛長，瀰漫數百里，便引退，自歎曰：『魏雖有武騎千羣，無所用也。』」干寶《晉紀》曰：「魏文帝之在廣陵，吳人大駭，乃臨江爲疑城，自石頭至於江乘，垣以木植，衣以葦席，加采飾焉，一夕而成。魏人自江北望，甚憚之，曰：『彼有人焉，未可圖也。』」乃還。」《宋書》：「元嘉二十七年，魏人聲欲渡江。太祖大具水軍，爲防禦之備。領軍將軍劉遵考、左將軍尹弘

守橫江，少府劉興祖守白下，建威將軍、黃門侍郎蕭元邕守裨洲，羽寺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，建武將軍泰容守新洲下，征北中兵參軍向柳守貴洲，司馬到元度守蒜山，諮議參軍沈曇慶守北固，尚書褚湛之先行京陵，使仍守西津，徐州從事史蕭尚之守練壁，征北參軍管法祖守譙山，徐州從事武仲河守博落，尚書左丞劉伯龍守采石，尋遷建武將軍、淮南太守，仍總守事。遊邏上接於湖，下至蔡洲，陳艦列營，周亘江畔，自采石至暨陽六七百里，船艦蓋江，旗甲星燭。皇太子出戍石頭，徐湛之守石頭倉城。」《齊書》：「建元元年，魏主宏聞太祖受禪，其冬發衆，遣丹陽王劉昶寇司、豫二州。明年，詔衆軍北討。初，虜寇至，緣淮驅略，江北居民猶懲佛狸時事，皆驚走，不可禁止。乃於梁山置二軍，南置三軍，慈姥置一軍，烈洲置二軍，三山置二軍，白沙置一軍，蔡洲置五軍，長蘆置三軍，徐浦置一軍，以備之，魏不能攻。」周世宗問江南虛實，孫忌答曰：「本國雖小，甲兵尚三十萬。」世宗曰：「江南不過十數郡，何見欺也？」忌曰：「精兵雖止十餘萬，然長江一條，飛湍千里，險過湯池，可敵十萬之師。國老宋齊丘，乃王猛、謝安之徒，又可敵十萬。」張虞卿曰：「歷考前世南北戰爭之地，魏軍嘗至瓜步矣，石季龍嘗至歷陽矣，石勒寇豫州，

至江而還，此皆限於江而不得騁者也。然江出岷山，跨郡十數，備之不至，一處得渡，皆爲我憂。使吾斥侯既明，屯戍惟謹，士氣振而人心固矣，恃江爲阻可也，雖無長江之險亦可也。苻堅百萬之衆，馬未及一飲江水，謝玄八千銳卒破之於淮淝，豈非其效歟？不然五巢以奇兵八百泛舟即渡，吳人有「北來諸軍乃飛過」之語。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濟采石，守者皆醉，遂襲取之。由是觀之，徒恃江而不足與守，鮮克有濟矣。曹操初得荊州，議者謂東南之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。操既得荊州，蒙衝戰艦浮江而下，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。獨周瑜謂捨鞍馬而仗舟楫，非彼所長，赤壁之役，果有成功。至於羊祜之言，則以南人所長惟在水戰，一人其境，長江非復所用，他日成功，略如祜言。故臣以謂有如瑜者爲用，則祜之言謂之不然可也。無如瑜者，則祜之言不可不察也。彼爲說者，謂敵人以馬爲強，而江流迅急，渡馬爲難。敵人便於作棧，而江流迅急，非棧能濟，是未知侯景以馬數百一夕而渡，王潛自上流來未嘗作棧也。州縣一也，有最爲要害者。津渡一也，有最宜備豫者。苻堅自項城來壽陽，侯景自壽陽移歷陽，孫恩自廣陵趨石頭，王敦渡竹格，蘇峻泛橫江，侯景渡采石，考前世盜賊與夫南北用兵，由壽陽、歷陽來者十之七，由橫江、采石

渡者三之二，至於據上流之勢以窺江左者未論也。」建炎三年冬，金兵自黃州渡，又自馬家洲渡。時杜充在建康，聞金人至，以軍六萬列戍江南岸，而閉門不出，師無統一，皆無鬪志。明年夏四月，韓世忠提舟師，截大江以邀金兵，相持黃天蕩四十日。烏珠遣使與世忠約日會戰，世忠募海船百餘艘，進泊金山下，仍植一旗，書姓名表其上。金人望見大笑曰：「此吾几上肉耳！」按：《宋史》世忠伏兵金山廟，幾獲烏珠。世忠預命工鍛鐵相聯爲長綆，貫一大鉤，徧授諸軍之強壯者。平旦，敵擁十舟噪而前。比合戰，世忠分海船爲兩道，出其背，每縋一綆，則曳一舟而入。敵不得渡，遣使願還所掠及獻馬三千。世忠不聽，曰：「只留下烏珠，乃可去。」時達蘭所遣之兵在儀真〔六〕，江南北兩岸皆敵衆。世忠據中流，風帆浪楫，飄忽若神。烏珠閉壘不敢出，謂諸將曰：「使船如使馬，何以破之？」乃欲自建康謀北歸。烏珠兵在南岸，故自鎮江沿江西上求濟。凡古津渡又被世忠八面控扼，不得去。或獻謀於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，今蘆門河是，在黃天蕩南。上接江口，舟從江背出世忠之上流，一夜渠成。次早出舟，世忠大驚，尾擊敗之，敵終不得濟。按《宋史》：金人悉趨建康，於冶城西南鑿渠。則今新開河，是故汪藻謂開兩河也。一日敵乘天霽無風，我所用海舟皆不得動，彼乃以輕舠

絕江而遁。世忠戒其下勿追〔七〕，使去。烏珠回江北，屯六合。達蘭在山東，遣人誚烏珠入侵無功，盍止於淮東，候秋高相會，再侵江南。烏珠以前日渡江之危爲辭。呂頤浩言金人多詐難測，詔劉光世分兵以備江岸。紹興三十一年，金萬戶高景山以兵數萬犯揚州，劉錡提大軍禦之於清河。金以氈裹舟，載糧挽而上。錡募善沒者，鑿舟沉之，金人大驚。俄犯揚子橋，錡以兵扼瓜州。金騎逼江，錡遣麾下員琦設伏於皂角林，與敵接戰，誘敵人，張弩俄發，敵大敗，斬景山，俘數百人。金亮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鷄籠山，臨江築壇，刑馬祭天，必欲由采石而渡。朝廷詔王權詣行在，以池州都統制李顯忠代權，命督府參議官、中書舍人虞允文趣顯忠交權兵。時顯忠未至，允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，議禦敵之計，燾但言己當死守留鑰。丙子，金亮登壇〔八〕，建黃綉旗二，中張黃蓋，亮執小紅旗麾衆渡江。時王權所留水軍車船咸在，而諸將未有統屬，莫肯用命，盡伏山崦，惟提舉張振、王琪稍任其責。允文自建康至，使人督之。敵舟稍近，振、琪與統制時俊、盛新等徐出山崦，列布江岸。敵初未之覺，一見大驚，欲退不可。我軍用海鰐船迎擊，士皆死鬪，敵舟沉溺者數萬。其回北岸者，亮皆殺之，遂不能濟。丁丑，金人往來望見車船遽卻，我軍復以海鰐

船先往北岸，截橫林渡口，用克敵弓射之。金兵棄船上岸者，悉陷泥中而斃。上急差楊存中措置守江，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。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，敵已瞰江，恐臨期不堪駕用，存中、允文臨江按試，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，迫岸復回，金兵皆持滿以待。其船中流，上下回轉如飛，金衆相顧駭愕。亮愈忿，召諸帥，約三日畢濟，過期盡殺之。諸帥謀曰〔九〕：「南軍有備如此，進有淪殺之禍，退有敲殺之憂，奈何？」有總管萬戴者曰：「殺郎主與南宋通和，則生矣。」衆曰：「諾。」乙未，諸帥集兵射殺亮，並殺其太傅、三妃與謀事者十餘人。

紹興中，詔沿邊修守備。吳表臣言：「大江之南，上自荆、鄂，下至常、潤，其要緊處不過七渡。下流最緊者二：建康之宣化，鎮江之瓜洲是也。當擇官兵，修器械，以謹其防。」王彥恢言：「建康古都，乃用武之地。欲保建康，必內以大江爲之控扼，外以淮甸爲之藩籬，又必措置兵食，以贍國費。然大江以南，千里浩渺，決欲控扼，非戰艦不可。大江以北，萬里坦途，欲遏長驅，非戰車不可。舒、廬、滁、和良疇百萬，欲措置軍食，非營田不可。舟車之法，以輕捷爲上。彥恢所制飛虎戰艦，傍設四輪，每輪八楫，四人旋斡，日行千里。又有神武戰車，下安四輪，

略同飛虎；頂張布帷，以避矢石；傍斜衝擊，其用如神。又有拒馬車，一人之力可以轉用，比之蒙衝、偏箱、鹿角，此尤至要。淮西良疇不可以數計，不須朝廷給本，祇以有無相濟，併力營田，計其戶口，什一養兵，則淮西可以守矣。如許令彥恢招兵教習，只乞那融淮西數州財賦，可足舟車之用。及以數州秋成所得那融營田，可足兵食之費。萬一金人入侵，及盜賊猖獗，彥恢當以此舟車摧鋒陷陣，以此士卒斬將搃旗，以此種蒔飛芻輓粟，保守江淮，決無疎失。」詔彥恢就本軍措置。宋之論邊防要害者，有曰自古倚長江之險者，屯兵據要雖在江南，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。故呂蒙築濡須塢，而朱桓以偏將卻曹仁之全師；諸葛恪修東興堤，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，轉弱爲強，形勢然也。淮甸郡縣，不必盡守故城，各隨所在，擇險據要置寨柵，守以偏將。敵來仰攻，固非其利。若長驅深入，則我綴其後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，爲之聲援。敵之進退，落吾計中，萬全之策也。又有曰無爲軍、巢縣之濡須及東西關，山川重複，蓋昔人尺寸必爭之地。大率巢湖之水上通焦湖，濡須正扼其衝，東西兩關又從而左右輔翼之。餽舟既已難通，故雖有十萬之師，未能便出大江，得逞其志。淮西雖號地平，而水陸要害皆可戰守，稍加措置，未易輕犯。

又有曰若金重兵出淮西，則池州軍出巢縣，而江州軍出無爲軍，便可爲淮西官軍之援。又有曰自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，其險可守者有六：曰江寧鎮，曰礪沙夾，曰采石，曰火信口，其上則有蕪湖、繁昌，皆與淮南對境。其餘皆蘆荻之場，或碇岸斗絕，水勢湍險，難施舟楫。又有曰采石渡在太平州界下，馬家渡在建康府界上，宣化渡在府界下。采石江濶而險，馬家渡江狹而平，相去六十里，皆與和州對岸。昔金人入侵，直犯馬家渡，杜充以萬衆不能捍。亦嘗分兵犯采石，太平州以鄉兵禦之，遂退。雖杜充處置有未盡善，亦形勢使然，馬家渡比采石尤爲要害。又有曰和州烏江縣界可自江北車家渡徑衝建康府馬家渡，滁州全椒縣可自江北宣化渡徑衝建康府之靖安，兼泗州盱眙有徑小路，由張店、上下瓦梁、盤城亦可徑至宣化，不滿三百里。兀朮曾於此路來，至六合下寨，並自上瓦梁下船，直至滁河口，可以入江。宜於靖安渡、礪沙夾相對，三處防守，所有北岸滁河口、宣化兩處來路，應和州東地分，宜嚴切隄防。又有曰昨來金人自黃州張家渡渡江，由湖北鄂州武昌縣上岸，方入興國軍大冶縣界，取山路以犯江西。宜於興國軍大冶縣通山等處撥布防拓。又有言曰漢陽沌口係漢江下流，湖北師司所隸，尤宜嚴切隄防。隆興二年，議幸建康，張浚受任督府，講論軍務，不遑寢食。招來山東淮

北忠義之士，以實建康、鎮江兩軍，凡萬二千餘人，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。要害之地城壁皆築，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堰，置江淮戰艦，諸軍弓矢器械悉備。兩年冬，金人屯重兵十萬於河南，爲虛聲脅和，有「刻日決戰」之語。將士望金人，至成大功。而金人亦知宋有備，卒不敢動。乃是浚又以宰相來撫諸軍，將士踴躍思奮。敵聞浚來，亦檄宿州之兵歸南京。沿邊清野，以俟淮北來歸者，旦夕不絕，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，金人益懼。分屯建寨建康、太平、池三郡，江面計一千七十一里，共建大小二十九屯〔二〇〕。建康八屯：曰下蜀，曰馬家步，曰沙河，曰緝橋，曰王沙，曰新開河，曰下三山，曰汪蔡港。太平七屯：曰濮家圩，曰楊山，曰烏石磯，曰白泥浦，曰上三山，曰板子磯，曰周家莊。池州十四屯：曰菖蒲山，曰大通，曰梅根，曰穴港，曰戚家溝，曰李三河，曰寶寨磯，曰黃石磯，曰吉陽湫，曰祝家磯，曰烏石磯，曰香口，曰雙河。三郡諸屯，共創寨屋一萬一千九十五間；本府一千七百間，太平四千四百間，池州四千八百間，將佐衙屋不計焉。今各處萬戶府差軍守把，多係前代屯戍之地。亦有廢不守者，此不及詳著。

## 營寨教場

潘家寨，在上元惟政鄉。開寶中，潘美下江南，駐兵有潘亭塘，去城十里。都監寨，在上元縣地。太平興國元年，置侍衛馬軍與都統司，參錯如古南北軍之制，各以統制統領，出，三衙馬帥領之，號行司。乾道七年，移屯置寨，建康凡六〔二〕：其選鋒軍寨，在西門崇道橋。前、右、中、左、後五軍寨，一在虎頭山，一在黃家塘南，一在塘北，一在陰山東者並南門外，蔣山南者在東門外。駐劄御前諸軍各有統制、統領官，置都統制、副都統制領之。紹興十二年，移屯建康，置寨凡六：其遊奕軍、前、右、中、左、後軍寨，一在清化坊之北新街，一在桐樹灣北，一在高陽樓及東門外，一在保寧寺街，一在北門內大街東，一在上元縣之西景陽臺之南廂。禁軍營屋始皆草覆。紹興中，章森易以瓦數千間，號新營。其禁軍曰武雄第一指揮，威果第十三、第十四、第十五、第四十四指揮，忠節第十一指揮，全捷第六指揮，有馬雄略第十一指揮，橫江水軍三指揮，忠義指揮等。諸營一在廣